

数字时代的大学出版

劳拉·布朗 著 王秀华 编译

这篇报告开始是作为美国大学出版社及其在学术出版中的作用的一次回顾，现在它已发展成为大学出版社重要性的更广泛评估。我们所谓的出版指的是沟通和广泛的知识传播，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引进和快速发展，这个作用已变得更复杂更重要。对教师来说似乎有无数的机会传播他或她的作品，从建立网页或博客，到张贴文章到工作底稿网站或机构存储，到包括该文章的同行评议期刊或图书。在美国大学，利用网络是非常便利的，其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知识成果都是以某种形式“出版”。然而大学并不把出版功能看成重要的、以任务为中心的使命。出版一般很少受到大学领导层的重视，其结果是许多大学的学术出版业与学术价值的重要性越来越不一致。

随着信息改变学术出版的模式，大学利用各种资源（教师教研活动、图书馆馆藏、信息技术能力和出版专业技术）为本地利益和更广泛的公众利益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重新做出出版承诺可以使大学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学术课程的潜在全球影响力，提高他们机构的声誉，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学术活动和什么样的学者能获得赞誉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降低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在数字化时代重新振兴大学出版业的作用和能力似乎是一项紧迫和迫切的需求。

我们是根据一些假设和我们自己经验的一些观点及以前和社区人们的讨论开始这个项目的。这些假设通过和管理者、出版社领导、图书馆员和学校其他用户的大量访谈而得到证实。我们也进行了出版社领导的调查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主体机构的关系、在线进展及制定新计划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也证实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如何变化的认识，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未预料到的意见，尤其是许多大学出版社的批评性意见及他们在适应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将何去何从

正式的学术出版是由中介机构（最好是有知名度的）选择、编辑、印刷和发行作者作品的一个过程。相比之下，非正式的学术出版不通过这些过程传播内容（有时候称“灰色文献”），如工作论文、演讲稿、学生时事通讯等。在过去的十年，后者的范围和重要性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极大地扩展，因为学者逐渐转向预印本库、博客、邮件列表和机构仓储以共享他们的作品、思想、数据、意见及批评。这些非正式出版物形式已成为大学环境下的普遍现象。随着学者逐渐依靠这些渠道来共享和发现信息，正式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物的界限已经模糊。学者行为的这些变化要求大学采用各种出版物以做出相应的变化。

大学过去通过出版网络参加他们知识产品的正式出版，但现在大部分这种知识产品的出版都在大学之外，尤其是在科学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年来大学出版社已经不太参与所在大学的核心活动和使命，这样一种趋势由于信息技术改变了学术出版的模式而变得更加凸现。传播数字学术知识的责任正在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化，一种是大型的（主要是商业的）出版平台，另一种是由学校管理的非正式渠道，主要是图书馆、学术计算中心、学术部门和跨机构的研究中心。然而所有这些实体在学术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出版社这些年来拥有出版技能和经验，这些在新环境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复制代价将是高昂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我们在这篇报告中突出这些技能并建议他们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

未来的出版业将会比过去看起来更加不同。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许多

学者已逐渐依靠电子资源获取对他们科研有用的信息。创作和生产方的转型需要较长时间，但最终也会对学者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出版商将资源内容放在网上取得了进展，尤其是期刊。我们相信下一阶段将是由数字技术推动的新格式的创新，最终允许学者在一体化电子化研究和出版环境下工作，这种环境能够实现即时传播、合作、动态更新的内容和新媒体的使用。

除了内容创作和出版的变化，另一种传播模式（机构存储、预印本存储、开放期刊）也已经出现，其目标是扩大获取，降低成本和获取内容的开放共享。不同的经济模式适合不同类型的内容和不同的用户。关键在于我们有一个出版各种内容的持续的多元市场，从付费到开放获取，从同行评议到自出版，从单一作者到合作创作，从单一文本到丰富的多媒体。这个市场应该包括商业和非商业实体，并且应该包括图书馆、出版社和学术计算中心之间的合作。

未来的学术交流系统将会是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每所进行科研的大学都应该有出版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有“出版社”。未来创作的许多内容都是数字传播，许多新技术（包括一些现在的出版社、图书馆和 IT 小组的技术）都被要求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其次，在数字环境下某些活动和资产（如技术发展、市场）将会被整合成大规模的平台。这些新出版活动是大学教学科研活动的中心，因此大学社区能够有力地影响这些平台的发展以保证他们长期支持大学价值，而不允许他们主要受商业动机驱动，这一点似乎是很重要的。第三点，随着环境的发展，大学出版社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一些大学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出版社发展壮大并发挥引领作用，其他机构决定建立新的出版社。还有一些可能关闭他们的出版社或者让他们的出版社发展成为重点在编辑或资格认证服务的更具体的机构，同时依靠其他出版社的核心基础设施和市场营销。似乎清楚的是成功的出版社在帮助他们的主体机构完成科研任务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

2 需要做什么

在我们的访谈中我们从管理者那里发现出版和他们核心任务有明显脱离；图书馆员对于重塑他们校园角色的作用以满足用户不断发展的需求充满兴趣；出版社领导、一直从事出版的人员以及积极参加他们所在机构的学术项目并参加合作开发新电子产品的人们，反响甚为积极。许多出版社的领导人知道需要做什么以迅速启动他们的新事业，但缺少资金、技术人员和技术技能以开展相应的工作。图书馆员和出版社领导人承认他们彼此缺乏合作的经验，并且由于各自实行不同的业务模式，这使合作面临着挑战，但同时我们发现他们有令人欣赏的独特技能和经验。最后，我们强烈感到，需要一个新的第三方实体或至少需要一种推动力：推动投资，引领社区共享学术交流模式，整合必要的资源，帮助促进校园内和机构间的合作。

管理者、图书馆员和出版社每一方都要发挥作用（如学者做的一样，尽管这篇报告没有直接针对他们）。高层管理者必须提供有力的领导，并且认识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广义上的出版，是任何大学的核心重要活动。如果大学能够持续对知识传播和学术活动的评估施加适当影响，他们就必须管理大学资产和战略资源。出版社领导人和图书馆员必须协同工作以电子媒体形式创建和传播未来的知识产品。他们应努力与校园的教学计划和工作重点密切相关，以保证他们的相关性和在机构中的贡献度。所有三方应合作创建一个共享的电子出版基础设施，以节省成本，形成规模，取长补短，促进发明并整合大学的生产性资源，以保持一个有活力的、多样化的、协作的大学出版环境。

无疑这对机构个体的追求来说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议程。创建这样的平台需要规模和大量资本的投入，而且商业机构在必要的资源投入方面远远领先大学。每一个机构都必须决定它在本地能做什么，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和其他机构合作。该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评估社区在技术平台合作投资方面的兴趣，以支持基于大学的、任务驱动出版的创新。这种基础设施能够在数字时代为新形式的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出版提供基础服务。

3 结论

我们认识到这里提出的建议可能会令人感觉到畏缩，这篇文章里描述的许多观点很长时间以来在学术界并没有成果。要努力创建“产品的未来”，有时候才发现市场还未为他们准备好。组织需要学术交流的内在一致性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教务长、出版社领导人和图书馆员对此是否达成一致并能付诸实施，尤其是这个愿景包括各个机构时。

现在有什么不同？网络的使用已成为普遍现象。有基本的基础设施，现在的问题是下一层次将会是什么样？最近关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网络基础设施的报告探究了这个问题并关注这些领域的学术交流状况。此外，我们报告里描述的电子资源环境内容领域现在可能会更加丰富，因为一些必要因素（如逐渐增长的对电子书的兴趣）逐渐显现。最后，要更加认识到，现在的挑战太强，而不能“单打独斗”，并且单个出版社甚至大学缺乏以一种理想水平控制他们的学术产品传播的规模优势。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创建第三方实体以促进和引领这些变化方面存在强烈兴趣。这个实体能够提供下面这些内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有一个技术平台和竞争性的商业模式，通过网络发布现在的和以前的内容；达到这些新市场的营销能力；商业发展能力和战略咨询以使个体机构把这些机会转变成实际。这个实体能作为图书馆和出版社领导人的合作伙伴，帮助他们为他们大学领导提出令人信服的愿景，帮助他们制订行动计划，并且能够提供执行这些计划的共享电子空间。

良好的第一步是那些想发挥领导作用的机构的人们开会讨论，并采取行动，以启动这个实验性项目，最好是院系提出的计划。参加讨论的人包括出版社领导人、图书馆员、IT 员工和教员。如果开始这种交谈，并且在第三方实体概念基础上产生实质性的进展，就需要校长和教务长的同意。我们希望这篇论文能够有助于保证这个方面的重点和关注。

编译自：University Publishing In A Digital Age.

<http://www.ithaka.org/strategic-service/Ithaka%20University%20Publishing%20Report.pdf>. [2007-10-26].

（初景利 校）